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二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為徽人居紫陽山下父彥齋
宦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韋齋歿孤於少
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紹興
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
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
十八年請獄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
年祠滿復請 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武
庫待次歸 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劉公奕
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
祝氏憂六年胡銍為召以母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

屢催起發建呈請祠劄子 旨特改合入官主祠
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祕
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始處以
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
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
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
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劄台守
嘗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
十年主祠十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
主管鴻慶宮以揚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
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部郎疾甚未就職
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寶文閣主管崇福

宮 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併具封
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
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
年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各五月從所
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 紹熙二
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三
年乞補滿官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時趙
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 寧宗在潛
邸聞名即位翌日首召除煥章待制講行且辭入奏
上二劄辭待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忤韓侂胄
御批與官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閣待制與
郡力辭遂行十二月 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鴻慶

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 詔仍祕撰
二年御史沈繼祖奏樞職罷祠四年從所請致仕六年
卒享年七十一 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郡不申沒以
生存出命 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文直學 實
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紹定三年改徽國公
淳祐元年 上幸學 詔列從祀

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問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則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暉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

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聞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斬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明翱翔兩騖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喜喜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彌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感動而思躡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後書桃符曰佩韋尊者訓誨木謹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既而稟孝於三君子屏山

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二字
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不數年一劉公相繼而歿獨事
籍溪頌父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
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韋齋雅敬延平故
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為孝始就平實乃知向日
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
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
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人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
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人昔

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
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
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
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
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
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
處無即非矣

七月之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
士軒而以令甲九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楹間職兼學事
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竦慕而師尊之

二十二年六月 孝宗即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
金匱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

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策之有百害無
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
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安之念數年之外觀釁而圖
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乎未論監司者守今之紀綱朝廷
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賓客願
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興初元將趨召命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
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
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論大學之道次言
今日非戰無以復離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
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
而在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乎

朱熹

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獲倭倖方張爵賞易致
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均處屬未遠湯思
退方主和近臣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
先生與魏良齊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
溫粹酬酢如鄉讀第二奏論復離之義第三奏論則不復

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論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行
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
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門無愧白日休盡
以湖海意仰希涖泗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
紬繹心事兩緼縵超然會大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
出歎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

屈鳳鸞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
搜豪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輟勉
哉共無數斃矣追前脩 先生荅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
乾坤始知大極縕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
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廣然
遠矣樂暢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滄滄始欲
達已涉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數此
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則其徃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首
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
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
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朱熹

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氏
免飢死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莫几筵蓋自始死
至祥禫參酌古今成盡其變用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
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
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斂散俸願貧者出息什二小
歉則免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
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 西銘解義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撥周程

張書闕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者當同此而入也壽錢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折毫釐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

朱熹

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為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為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請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子昂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作名色

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者不過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鼓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亡耻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即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

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躰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駭於外每語孝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荅陳亮書箴其義利双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傳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爲次九挂揲及變又入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朱熹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文云十五年入奏言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在并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閑護漫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憂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緩得以久竊廊廡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堅謹說於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類不一而

足願 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
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
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
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爲 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上迎謂曰久不見
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州縣獎諭
甚渥 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 上所
厭聞 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
字豈可回互而欺 君乎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
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

大本與 今日之急務爲 陛下言之蓋大本者 陛下
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
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
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
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
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飲食酒漿衣
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
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陛下之所以精一克
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
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
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

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切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 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闔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悟反寵懼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

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侍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媒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實之度外而後

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願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容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

爲脯醢以契券爲時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 崇 宣之間所謂 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

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易
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 太祖皇帝之言哉
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 祖宗以
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
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
竒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剋士
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 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
名達於 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諸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
積而言之 陛下之前 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
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為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
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

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 陛下
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
則雖欲懃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
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 上已就寢詔
起秉燭讀之終篇翌日除命下 力辭先
王所言極其忠鯁故封事之末曰日
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
遲莫而切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為
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 上眷愈厚而嫉者愈
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 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

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實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二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五年 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為講官即位翌日召為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辭待制侍講 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罕辭以副 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皇恐拜命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 上心勸 上以求放心為本以平

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 上

德者罄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 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

韓侂胄於 太皇為親舊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問

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 太皇許之命侂胄

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

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為憂因免

積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束侍彭龜年同請

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

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

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

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

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
中爲優戲以發惑 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跪乞
施行纔退即降 御批與宮觀丞相執奏不行內侍徑遣
付下而臺諫給舍皆多留不可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
其令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 後改滄洲 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
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
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
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興益
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
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
我後人如夜復旦公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

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
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冀以告
慶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爲
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
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
生默然焚其橐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
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拍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痞隔之證醫者頗用駛
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
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

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卒
酉改大學誠意章牛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
生勉以相偁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
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
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
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
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
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
人之萎豈小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
儲精孕靈及河維嶽歔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
其清先生之亡維岳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

窳窳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先生自蒞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

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閭常在目也
後築室建陽蘆峯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菴自號雲
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
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遐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
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
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
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折理於緇銖采衆說
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

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也

劉弥正議謚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爲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二病云云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

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伎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公初爲學初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有下列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个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个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

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个根基方可以
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
是守个死物事又曰公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
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
都是字又曰公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
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
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比警省乃知
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
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

朱熹

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
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公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
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
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
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
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
公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云云公年十五六時
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
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公也理會得个昭
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公公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
去扣問也見他說得也熬好又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

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麓說試官爲公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二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公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公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

朱熹

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公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公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一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它直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

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九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公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公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隨文解義

八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夫了

公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公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

公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公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味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底卻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公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切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公

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

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

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頭諷誦四五

十過則曾中判然矣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
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法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再觀
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
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公舊時用心
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
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
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巴不上所以大學中庸
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
公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它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弄

着心去秤停它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公向時也
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
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
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个
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管穿鑿莊子云吾與
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 又曰公覺
今年方無疑

公當初講學豈意到這重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
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
得一件書看更子細公向爲同安簿蒲到泉州候批書在
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
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
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
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么依此說去做真个是不同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延
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培擊其失由是專精致
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
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
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

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
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
恨矣先生既歿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尊學焉時年十有四
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經
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
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
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辨體
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
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
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
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

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
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
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
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友
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
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
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
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直陰陽之氣
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
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
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

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
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
資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
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
至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細常
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
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
應事接物而不窮其中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
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
者絕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

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九按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九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

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闔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賸
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
滋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
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
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
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
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
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
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
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
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子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

鬱而不章為之哀集發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
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剖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
賢緼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
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
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
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交至或
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
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
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
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
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
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

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至夜半雖疾病不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是意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

可勝數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論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烏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並黃勉齋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子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折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日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皇露則披其言行又可略歟全上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身

外齊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道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駢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

借以相混惑。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
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決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
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
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
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
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
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

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
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
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

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出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
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未倫。闕遺未補。
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
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
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
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
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書。以及百氏之書。
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
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
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
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詞氣
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
悉就芟夷以復溫柔篤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
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
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
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
於壁藏者及平易學者當沉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
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
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
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
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

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
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稍合
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
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
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專于世
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
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
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破其隱微使學
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躡於荆棘獲筭之塗雅隘庸
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與
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騫於該
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
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
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
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
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 國朝典章以及
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
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
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道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
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
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

派別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
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
絕一出蓋其包涵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
無窮也學者擬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
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豐豐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
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攷
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妄不然則德孤而
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
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
謂可輾轉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
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

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
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
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其嚴循循有序不容躐
等陵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
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
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
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
者益切矣

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云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
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
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際緒
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

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
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
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
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
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道而入於異端者有
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
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
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
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
竟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並李方子撰行實

朱熹

列集十二卷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三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
 春徙開封今為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 隆
 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母憂
 免喪除太學博召試館職除秘書正字丁父憂免喪主
 管台州崇道觀召為秘書郎兼 國史編修遷著作佐丹
 遷大著兼禮郎冬以疾去職先是 詔編類 皇朝
 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英沖佑觀病間除著作
 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 淳熙八
 年七月終年四十五

嘉泰八年賜謚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懷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

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處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

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讀史先看統躰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

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
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関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
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
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
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中心熟着必會積累經歷諳練
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
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
用太遽流沫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滯方始
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清沫又墮於
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
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
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略知道體之渾然無
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
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
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早本體之渾然也先生嘗
曰所喻誠為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良多其寡政得恰好然此
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
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

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柱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疑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書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隆

之而莫睹其躅知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

繼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

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

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

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學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

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

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歛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鳴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流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道是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零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據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當憂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况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與前日之枉

言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音騰騰而有約蓋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訃車而借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云云

文監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說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爲懈至於氣候

之喧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 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遺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才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閻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治字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治字和已有治意更下治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

籠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看來他要說為人謀而不盡心為忠傷人害物為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學易只是見得淺

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止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鵲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忽然覺得意息一時平了遂終身無異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並晦翁語

呂祖謙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隆補承務郎 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公充機宜以軍事入見 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 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 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 上念公除禁職守靜江經略治聞 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運副即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而病革且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比詔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 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 嘉泰八年賜諡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
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孝先
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
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
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
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
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躅
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之而反以
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
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
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
慕而強爲之也

孝宗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已任起忠獻公都
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時年甫三十內
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責爲已憂有人
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見上卽進曰陛下上
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
之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
賢稽古以廣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
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上皇亦召對
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
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筭猶未
決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已辭世卽草土拜疏

言吾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王帛
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曾中而至誠惻
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
也今雖悉為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而深察
之使吾曾中了然無纖芥之感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
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為破虜之一奇也然破虜
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
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

際辭時宰相方藉恢復之說為身謀而其所以為

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愬勲公
不吝見上即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
其曾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

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
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豁然
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
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得吾民
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為兵端士大
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
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
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
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飢民貧而國家兵弱
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
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論者猶以爲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爲過計之憂哉 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 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女簡

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 恩一心報 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亦清四海克鞏不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 上乃聞之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病疾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

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
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
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
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郡
必首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
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
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
古先聖賢之奉為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
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篇忠武侯傳
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
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
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
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
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
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 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
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
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
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朱子述行狀後
嘗曰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又此是第一步此時
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方是當

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爲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爲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爲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爲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禍從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荅鄭自明書云夫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公切覲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憲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又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

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顧聞公之臨絕首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

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胞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徃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樛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頌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

呂東萊哭之曰公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

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公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澁訥交際醇醅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黨同習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則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耶嗚呼

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編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行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申徒事見莊子內篇五甲徒寔凡者也尊足事乃叔山無趾並見上

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

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
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九
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曾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
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
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
死矣云云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
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
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
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
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感深踐
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勉之矣

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
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欽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它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
否且要說盡它个么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
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欽夫大聰明看道理不子細
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欽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欽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欽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

曾中洒然誠可歎服

並晦翁語

張
拭

卷之十二



